

明

史

朱鑑

羅亨信

張惠

馬拯

李儀

張同馬恭

李金

羅綺

王宇

朱鑑字用朝壽壯人童時父疾到股以進舉鄉試授  
蒲圻縣諭宣德初擢御史巡按湖廣時勅梅花洞賊  
蕭啟寧等衆無功鑑諭降之請復舊制命副使僉事  
按行所劾問民疾告朔和俗男女婚嫁多後時年踰  
三十尚無室家鑑申明禮志旬月聞嫁娶者萬餘人  
事有遺疑政琴流聞留三載始代歸正統初復按廣

東下命錄因多所平反招撫通叛惡衆還朝請天下  
按察司僉事一人專理屯田遂為定制用荐擢山西  
左叅政鑑居官廉直氣節善斷吏民畏愛居數年進  
右布政使景帝監國就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鑑  
上言輒駕北轅古今異變奸邪竊弄遂至於斯今也  
先奸說百端殺掠已數十萬徃假和親徃來現伺蓋  
以送駕為由則必閉關延接稍示抗拒彼即有辭其  
謀既深我慮宜遠夫和親不已必索歲幣歲幣不已  
必求割地要請無厭長此安窮為今之計宜慎簡將  
帥重其事權監軍中官悉行停罷重討敵之兵廣

募智勇嚴法整奸邪之私積發凍庾之陳遷懸賞

格勸勸嚴旅徵勦逆之兵數道並進戮力獲雖無火

寫可通敵兵肉遇如欲送駕結好安知虛實實未可

善虛益竄防勿霸寇不足憂勿謂和議可信苟偷安

於一時必歸降於他日竊見王振濁亂天下震驚神

器江勳寇於甘以誅振為名夫事歸朝廷則治歸官

官則亂自始喪位失國多由於此昔高皇帝與群臣

議事必屏去左右必絕中機乞念祖宗開創之勞舉

性日委寄之失開直諫之路杜權倖之門凡軍國重

事委任大臣必當有齊同初倚中官保竊國柄外寇

不至內蒙必生欲以雪耻復仇未見其可帝嘉納之  
時寇日窺塞下人心震驚繼築城浚隍練兵市馬為  
守禦計景泰元年三月萬騎攻雁門都指揮李端榮  
却之寇復侵閩南端力拒寇不得遂尋以數十騎犯  
河曲殺掠人畜殆盡又犯義井堡盡殺守卒及指揮  
二人其攻圍斬代諸州者衆至五六萬武清侯石亨  
等不能禦遂長驅南掠直抵太原山西大震於是命  
繼移鎮雁門而別遣署都督僉事王良鎮太原既而  
援兵漸集寇亦飽掠既厭乃引去三年詔遣大臣行  
天下點步有司待却郵幹盜山雨多劫劫繼言州

縣民多遭磨課有司不免鞭朴旬幹至 民嘗受罰  
者日事抨折政長吏喪氣不敢催課請召幹還幹因  
極論錫樹獲帝是幹言召鑑佐院事未幾致仕歸景  
帝易儲鑑貽大學士陳循書言其不可且曰陛下於  
上皇當避在樞全火義奈何反為幽閉循省覽驚駭  
英宗獲位鑑詣闕上表賀親復用帝曰鑑既老疾致  
任何乃奏表其速令還家居二十餘年卒

羅亨信字用賈東莞人永樂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  
工科給事中強視浙江水災奏蠲嘉興海鹽柴德三  
年私稅五十餘萬石其吏科右給事中坐系謫交趾

為吏居九年仁宗嗣位用洗馬張瑛薦召為御史叢  
通州倉儲舉按畿內清軍山西皆有聲有薦其才堪  
方面者命食按察三公事俸特遷英宗立起權右僉  
都御史練兵平涼西事諸處時武將私遣人輒乘驛  
或貿鹽擅起率牛致驛遞煩費舊制以官茶易西蕃  
馬私鬻者有禁後許商運茶甘州西軍償以淮浙鹽  
由是私茶盛行官課大墜邊衛軍餘所墜田舊不賦  
納至是益益計私而輸邊軍咸怨亨信以為言帝悉嘉  
納正統二年阿台朵而只恒擾邊命僧都督蔣貴等  
率師往討貴等至捕魚海逗留不進亨信謀之向公

等受國屬恩教臨敵退輜耶且公等皆畏死毋死法  
孰與死職責等无變竟以芻鉤不繼為辭引還亨信  
以副請治其罪帝以章示尚書王驥并下責等責感  
愧明年進兵遂大破之亨信以參贊功進秩一等先  
是遭父喪嘗請視事至是始令歸葬葬畢還朝改命  
巡撫雲南大同奉詔汰諸衛冗官老弱罷退者四百  
八十餘人軍衛以清參將石亨請簡大同四州七縣  
民丁三之一為軍亨信奏止之進右副都御史巡撫  
如故時建寧慶王鎮軍由一軍八十私之外悉徵稅  
亨斗羽信上言文皇帝時詔邊軍盡力墾田毋徵稅



然下朝位。復申命之。今余何忽。為此舉。悉北諸軍防  
邊。勞苦其餘。予無他生業。惟事田作。每歲自冬徃春  
迎送。凡刺使臣三月始得就田。七月又復刈草。八月  
以後。修治閘梁計。一歲中。曾無休暇。况造地。硿瘠霜  
旱。收薄。若一徵稅。則人不復耕。必致竄逸。軍心搖二  
誰與共守。素勸其言。及土水變作。人情恟懼。有議棄  
宣府城者。官吏軍民紛然。就道守信。仗劍坐城下。令  
曰。敢出城者。斬。又進諸將誓之曰。朝廷付守信此城。  
守信以死守之。願諸君無懷他志。由是人心始定。頃  
之也。先奉車駕城南。傳命。守信登城。語中奉命。

守城不獲，獲勝則也。先乃去賊之而犯也。赤城、鵬鷄、  
懷柔、永寧、保安諸守將咸棄城遁。守信並按舉其罪，  
當是時，決乎燕北，將寇自薊城下，圍門左右皆戰場，  
積骸徧山谷。將士多愕，昭威蹈守信與總兵楊洪以  
孤城當其衝，決死入衛。又與朱謙共守外禦，強寇內  
屏京師，卒能全城報天子。時人莫不多其功。朝議亦  
以守信守邊勞，進左副都御史。景泰元年，年踰七十，  
乞致仕，不許。是秋入京，陛見，辭益力。免冠叩首，帝見  
其著先登處，顧髮皆盡，乃許。馬歸八年卒。守信明敏，  
有才，遇事敢任，歷鎮西北二邊，所措置咸得宜，而持

守項不慎或不能無議云

張惠字迪吉德州人永樂中舉於鄉授都察院司務  
有清操歷事監生八十餘人當考試必惠銀幣惠不  
納委之而去惠因奏聞諸生悉請違吏宣德初權陝  
西道御史出按雲南大理主官楊琳王貴跋扈為民  
害惠行部至結發送之安寧飲之酒而縛之遂正其  
罪所部黑白五蓋并奸弊積叢為更立法禁人大稱  
便改按浙法悉以農民為各練察吏斷獄公明不私  
苞苴路輒進南京光祿少卿寺丞董正等久為奸利  
惠舉奏免歸都御史吳鈞按問成誣等四十四人先

祿為清吏去職官。屬鹽膳夫數百以乞歸。銘題復  
視事用為權四川左布政使。正統十三年重慶大旱  
慮憂之詢於筆民有未葬者八百。樞不能嫁娶者百。  
餘人立解佩帶湯資以給貧者。由是士民爭出錢救  
俸助不數日。醵災粟奉天。遂兩歲必有秋。志無嗜好  
司奉惟蔬菜。嘗作墨菜圖寄南都故人魏驥。陳敬宗  
西。亦嘗作詩美之。景泰三年以江洲薦召拜南京禮  
部尚書。英宗獲位南京。大臣悉罷。忠亦罷歸。踰年卒。  
忠有行誼。其祖墓嘗遭兵燹。屍柩暴露。家人惑術士  
謂為不修葺。葺墓。忠既預鄉荐。不擇期日。身親舂鉞。蓋槍

妻亦不被髮徒跣如初及後宦遊過里不歸家寢食  
悉於墓廬親致飲死者就之且席地而食曰吾祖父  
皆在地下吾安忍易業自恣哉其制行如此

馮謹字守禮新樂人性至孝宣德二年舉進士遭父  
母憂居喪毀瘠親負土以葬服闋授御史正統中按  
浙江貪猾屏跡紹興寧波台州金華諸府畿諸朝  
賑之時吏部驗封印中缺且數年御史以為言帝令  
推擇會該九載滿部臣薦其廉直遂用之居數年以  
薦擢湖廣右布政使正統末湖廣群苗叛掠靖州命  
謹同御史孫舟往撫諭恭將張善整兵繼之謹等至

招納數十人，獲業其，繳浦出掠者，督軍擊賊之，尋  
與善破，俱漢諸寨，凡斬首三百級，景泰元年，復與善  
大破，勝婆豬，圍獲首功，四百已，合泰將李震，擊香龍  
渡楊山，錯賊大敗之，追奔至鷄心嶺，先後斬首千四  
百有奇，師還，諸將賊復出掠，平師，楊其巢，斬獲如前  
明年春，武岡城，漢諸賊，結廣西，蠻據青肺山，為患，復  
借震攻破，悉獲賊，楊光奉等五百六十人，斬首倍之  
扶城，諸岩，開，亂，結，諸，控，出入行間，三，賊，衝，冑，鋒，鏑，與  
諸將同，而，運，善，轉，衛，控，功，尤，多，三年，轉，左，布，政，使，錄  
六等六年，遷，右，都，御史，巡，撫，河，南，奉，命，考

蔡為吏去易悉當撫安流民三萬一千餘戶天順初  
廢巡撫官謹亦罷歸久之卒謹素廉介楊士奇嘗曰  
馬御史如冰霜然其為老成推許如此成化初都  
御史葉盛請錄先朝大臣子孫詔許其家自陳命吏  
部疏操行尤異者乃列顧佐軒輅耿九疇王士嘉沈  
翼王炫王宇及謹凡八人以上詔去炫宇不錄謹及  
佐等俱子孫一人入國學翼山陽人仕至南京戶部  
尚書居官無過次者以其子瑤方為都給事中兼得  
與謹等並列云

李儀冰人永樂間以薦舉授戶部主事宣宗親平漢

王高煦儀上奏曰趙王高燧素有異志今雖休於高  
煦之舍亦適增其忿耳我務姑息彼蓄危疑其為變  
也不難矣莫若去其護衛抑其威權則恩義兼盡骨  
月保全否則終為後患明日帝以語侍臣張本本曰  
性孟賢謀逆趙王未必不知即高煦亦謂與趙合謀  
儀言良是望聖斷勿疑夏原吉等亦曰陛下欲保全  
趙王甚善儀言亦保全之道也帝領之遣使諭王如  
儀指王即獻獲權趙王無事儀尋出北江府有惠政  
英宗即位之歲燧發諸遣巡撫權儀右倉都御史巡  
撫諸州宣府儀至盛有以建置疏令一新時遣北諸



鄒延弱而朝議欲遣方攻揚洪等出塞追襲俄上言  
四裔為中國患自古有之特在侏狁有方耳昔漢文  
帝時匈奴入寇擊之出塞即止後命三將軍屯灞上  
棘門細柳止防其來非事進擊也今和寧殘部窮無  
所歸乍臣乍叛小為遺寇此情之常為邊將者謹斤  
堆練士馬付賊將自遁何必窮兵遠涉幸一勝哉萬  
一賊偵知無侮乘虛襲我少有失傷適足為外夷笑  
乞初改等持重無窮追不納督餉叅政劉璉不職為  
儀所劾璉固誣儀淫亂事通叅將石亨欲奏鎮守中  
官郭敬罪先答儀儀誤緘答標於核餉主事宋春中

戶部以聞數等致相奏計帝怒命儀璉自陳而初責  
數等建建新陳不實合御史責取死罪狀停俸三歲  
儀璉引罪初慎其直詞頗激遂被劾下吏瘦死儀居  
廉謹遠人素德之聞儀死皆泣為建昭德祠祀之

張同字公正新喻人宣德八年進士正統初授刑科  
給事中政史料吏部侍郎趙新挾私與部中張琛恣  
競失理卿俞士悅擅擬評事馬豫為守副浙江按察  
使柯運既告老豫薦起官都御史琛錘侍郎丁鉉  
通政使李錫各舉為官為知府而出身皆掾吏固悉  
勸豫舉為初責新等自是掾吏不得皆知府著為例

帝將北征，固偕同官疏諫，不從。遂有土木之禍。尋進吏科都給事中。平江伯陳璘擅起復，劾導陳冕從軍。固劾其徇私廢法，求湯侯陳懋尚書金濂等討賊無功，固偕同官極論其罪。俄奉命撫河南、裕州流民。且召募民壯，措置有方，民安事集。景泰改元，遷大理右少卿，鎮守四州。建昌有政績，三年遷理寺事。尋以山東歲饑，盜起，遷固督捕。時霖雨為災，流殍載道，固盡心賑恤，盜賊殫散。明年召還，久之卒。固在諫職，號敢言。又有故事，才所至，謹於其職，為一時能臣。英宗獲辟，遂念固嘗諫北征，遣使諭祭，官其一子。子勳亦登

進士為御史終廣西攝察使同時有唐縣馬恭勳御  
舉入國學終杭州府推官徵授御史正統八年巡視  
陝西邊防尋賜贊延綏軍務公廉不擾將吏畏服以  
窮遠無醫藥人多病死請於邊城十五所各設醫一  
人官給藥料車馬糧之屬數年却卒三千人狀其治  
所請加秩次任帝初不許鎮守都御史王文等為言  
乃權右僉都御史楊贊如故都指揮陳聚等侵奪民  
地奏還之民寔踴躍恭泰初禁賊打浪山有功進  
右副都御史屢疏乞休朝議以恭習邊務不聽其請

卒於家

李奎字元曜弋陽人永樂中登鄉薦授教諭歷南京

國子監掌錄正統三年陞為推授御史出視浙江海  
防倭犯桃渚為梁濬將卻主濬所劾奎亦奏濬擅調  
盤石衛糧携其孫巡行解縣失大臣體詔俱令自陳  
奎引罪論不即輸服乃罷濬巡撫停奎俸半年改按  
蘇松諸府政嚴盡黜去取美甚衆九年蘇松常鎮太  
汰壞廩倉田禾民溺死者千數奎奏乞蠲貸瀕海衛  
所將校多侵漁軍餉疏請嚴禁又言外府諸王家例  
免二人糶殺而兩京太學獨否士多艱困宜和例優  
免帝皆報可以楊士濟為移督宗嚴學政奎有學行

其五徵務燕寶懸簿，高才生胡柱等五十餘米分  
經授業，出風為振，惟大理寺左丞十四年巡撫河南  
及京西，尚書宮頌，歷廣平，順德，見居民十九，逃  
竄，由遊寇者，就言敵騎未退，驚疑若此，亦有官軍降  
人偽作賊裝，乘機劫寇，乞勅隣境巡撫官，極收難民  
積倉，遠遠嚴捕，劫盜以安，未竄之民，帝悉從之，已請  
蠲畿內軍需三，悉十克，大名，順德，廣平，戶口，益鈔，而  
發臨清倉，以廉糶，或氣甚德焉，南陽流民，至數十萬  
幾生變，金善經，奉火符，安堵，以復妖賊，史書明進，右  
邊，如故，景泰元年，命壽撫畿輔，諸府，造疾，致

任歸天順初卒登好學士屬文居官廉勤多所建白  
于玘登進士亦為御史終陝西按察副使

羅綺磁州人宣德五年進士授御史有能名正統中  
奉贊寧夏軍務踰年當代還從軍民請命復任尋擢  
大理右寺丞奏贊如故指揮任信先以軍千人役於  
總兵官黃真家綺勸之信遂計綺不法事詔召綺還  
下按臣劾驗無實而中官王振勢方熾真乃復計綺  
且言綺嘗置宦官為老奴以激怒振振果大怒言官  
承風交劾法司論贖徒還職振不從再下錦濠衛將  
揮馬順鍛鍊戍鐵邊東際帝召綺新薨不聽





劉勳沐為廷振形似蘇絳因之微笑用凶類並來陳  
致吾輩降點怨家王侯詰問吾也帝大怒立捕下吏  
籍其家陳所籍財賄無算門以示百官遂坐絳犯家  
為戒邊婦女強入浣衣局憲宋宣救為民還其資產  
其宗室仲宏祥符人壹非時日記落言巡撫倚却行  
譚奇之補邑坊出登其院中許建其樓南京元部且  
崇善董蔡東廉能琴丸氣秩滿當轉却中吏部出宋  
才特用為撫州知府廉士吳其弼及跡不至城府字  
潛詣與弼知宗賢先送謁張設竟日出曰真善樂於  
其為政簡靜而勤強履好深求不耗於府未獲案費

山中多虎為文禱於神虎一見盡去金穀民聚寨割  
際字曰此邊饑寒耳開倉賑之皆感泣復為良民天  
順元年所屬遠其治行招賜詔命獎異頃之大臣會  
薦起擢山東右布政使字初赴官所携止律令數卷  
朝祭服一笥及去一物無增者既至山東會歲大侵  
民多流移議委監司一人賑恤衆推字特降墾書命  
之字盡心撫輯全活數十萬人明年陞右副都御史  
巡撫宣府中官嚴順都督張林等令家人承納芻糧  
字至即劾奏都御史寇深為解帝初責深尋命兼撫  
塞外諸事及從子彪恃勢驕恣而大同其舊鎮地微

索纒橫宇抗疏論其奸乞寘之法以銷志未形疏雖  
不行聞者莫不敬憚督勦部中楊益不能備芻蕘為  
宇所劾戶部庇之宇并劾尚書沈同芬皆輸罪遭喪  
歸起復為大理卿固辭不許宇剛介所至有威名及  
居大理精研庶獄平反為多七年卒貧不能斂帝聞  
為慨息久之云

翰曰朱鑑羅亨信李儀張固李奎侃侃建白俱閔大  
對抑諒矣哉張惠為謹並古道自將不僅居官廉率  
而已羅綺玉宇束剛大之氣視責率如小兒非歸然  
一時之望與當爾是紛紜之際而清議卒以不取者

其亦諸人之力也夫。

明史卷二百三十三

列傳七十四

陳汝言

縣

弘

虛

彬

王

越

陳鉞

戴

縉

張

頤

胡

睿

陳汝言字訥之，澶關衛軍家子也。為人強悍，有口習，險鄙之行，既而折節讀書，舉正統七年進士，授戶部運事。進部中書，出勘災傷，覈鹽課，所至凌轢官吏，巧獲財賄，益事者為所責，不覺也。然汝言負氣，敢任，雖尚書于謙亦才之景泰五年，有邊警，謙請遣汝言與刑部郎中陳金往守倒馬關，御史李琛等劾二人挾嫌，奪用，并劾謙專權，蒙蔽，引用親故，吳寧、項文曜

卿幹直偉蔣琳啟諫布列要職請按治帝宥諫因諭  
戒之而汝言金上章辨力詆御史御史復疏訐並下  
所司覈無驗乃已英宗優辟深結曹吉祥石亨冒迎  
駕初起推本部右侍郎廕錦衣世襲副千戶未幾又  
以吉祥等言調兵部汝言既得志意氣奮厲凌尚書  
廷驥出其上驥畏避之嘗抵同列龔永吉謂驥私與  
驥不自安奏調永吉南京無何驥謝政即代為尚書  
汝言雖即署僅半歲驥掌中樞自此益恣肆遇事輒  
據臂敎言有所施設恐衆不從即妄稱詔旨文武大  
臣端端趨承惟謹屢於帝前歷說公卿朝士附己者

引之忻者必斥逐乃已。朝野為之側目。而汝言揚揚。自謂得意。納賄市權。一時偵帥。輻輳門下。有吏為汝言所杖。死於獄。吏妻伺汝言出朝。欲訴寃。吳攀尚書。王翺與翺詢知狀。送之汝言。所汝言因奏。臣為國竭忠。不恤患害。恐有枕潛行刺擊。乃命京營軍一隊。護其出入。嘗以輕直。抑買駙馬都尉。井源宅。詭奏石亨。張軹見臣居湫隘。為臣市井氏廢宅。其欺詐如此。始善徐有貞。後與曹石革共構之。復相與逐岳正。既又慮力能害己者。惟曹石乃密陳兩人過惡。兩人聞而失怒。為對。協攻帝亦漸覺其奸。命言官彈劾。於是六

科十三道奏其受賂結黨事下廷詢初汝言用事者  
於帝前詆尚書趙榮不舉無術及是榮詰之曰汝有  
學術乃如是耶汝言不能應遂諭斬詔籍其家先是  
于謙被籍上賜外無他物至是籍汝高家金帛充叔  
帝命陳大內廡下召大臣入視曰景泰時任于謙久  
家無贏蓄汝言末期年何得賂之多也帝怒甚色變  
石亨等俯首無以對後曹石相繼敗汝言猶望帝赦  
已已而竟死於獄天下快之同時附石亨進用者有  
渭南孫弘成寧盧彬甘亨同鄉也弘由鄉舉歷洛陽  
知縣景泰初秩滿亨為營於吏部得太僕丞冒逆駕



幼權工部右侍郎恣便黃緣政吏部帝知其奸佞會  
遣畏恐其謀奪情即詔令守制未終畏而亨敗與夫  
理通判彬由進世累官貴州叅議坐貶下吏斥為民  
論事亨奏言亨憐臣被誣得罪館臣於家數與汪密  
謀逆駕乞錄用帝以問亨亨為實之遂命還故官彬  
不欲赴貴州朝夕營願報亨亦屢薦彬入閣輔政既  
獲求為兵部侍郎皆不許汝言紫兄弟彬而畏其強  
勢陰佞恐佐兵部不利已請帝出之乃以為山西左  
叅議亨敗復斥為民又有武進王謙者以善書積官  
依帝少卿供事文淵閣為人輕狡善潛洩機密市權

周利大學生王文等惡之奏調南京考滿入都因詣  
事亨遂薦入內閣典制諸帝不從亨固請之命留於  
太常寺已而惡其奔競復調南京及亨收賂知夔州  
王越字世昌潯人長身多力善射頗涉書史登景泰  
二年進士授御史出按陝西聞父訃不俟代輟歸為  
都御史所劾景帝特原之天順初起掌諸道奏章起  
拜山東按察司七年大同巡撫韓雍召還帝難其代  
喟然曰安得如雍者而任之李賢因荐越召入見帝  
喜其岸異即擢右副都御史以行甫至遭母憂奪情  
視事越乃繕器甲簡卒伍修堡砦為經久計成化進

年賊入塞督將士禦却之其秋兼巡撫宣府五年冬  
賊入河套延綏總撫王鏡請濟師詔越率師赴之河  
套者周之朔方秦河南地土沃盡水草東距山西偏  
頭關西距寧夏可二千里三面阻河北拊榆林之背  
唐三受降城在河外故內地明阻河為守迨綏亦無  
事自天順間毛里孩等三部始入為門庭寇然時出  
沒不敢出駐至是始屯牧其中時內侵為患越至榆  
林遣游擊將軍許寧出西路宛出東路而自與中  
官秦剛按中路為聲援寧戰柴家澗瑾戰崖窰川皆  
捷秦將神英又破賊於鎮羗賊乃退明年正月越亦

還甬平道延綏警報復至兵部劾越禮還詔弗罪命  
仍赴援賊萬餘騎五路入掠越令寧等擊退之進左  
副都御史朝廷以寇擾不止辦撫寧侯朱永為將軍  
與越共圖賊遂破賊于開荒川諸將追奔不舍至牛  
家寨阿羅出中流天走論功進右都御史又明年越  
以方事而征辭大同巡撫詔聽之加總督軍務專辦  
兩賊然是時賊數萬在邊而官軍堪戰者僅萬人又  
分散防守勢不敵永越乃條上戡守二策尚書白圭  
亦難之請勅諸將且守其年賊復連入懷遠諸堡永  
越禦却之士優請大舉搜套明年遣侍郎葉盛至軍

議時永已召還越以士卒衣裝盡壞馬死過半請盡  
休兵赴京師議事於是與盛偕還而廷議以套賊不  
滅三邊無寧歲先所調諸軍已踰八萬而將權不一  
迄無成功宜專遣大將調度諸軍乃拜武靖伯趙輔  
為平西將軍勅陝西寧夏延綏三鎮兵皆受節制仍  
命越總督軍務此至賊方深入環慶固原飽掠軍竟  
無功越輔以滿都魯李羅忽札加思蘭方強盛勢未  
可破乃奏言欲窮搜河套非精兵十五萬不可但  
今魏鉤煩勞公私困竭重加科歛內帑可虞苟念艱  
難姑事違守宜即散遣士馬量留精銳就糧鄰近沿

遣軍民悉冷內徙其寇所出沒之所多置烽燧鑿整築墻以為保障賊自不敢懸軍深入奏上廷議亦不敢堅決越等又奏賊知我軍水集移營近河潛謀北渡殆不戰自屈但今荒旱易糧缺供造地早寒凍餒相繼以時度之攻取實難請從防守之策臣等亦暫還朝於是部科諸臣劾越輔欺謾會輔有疾召還以寧番伯劉聚代輔為平鹵將軍越與聚敗賊漫天嶺進左都御史是時三邊大將皆以越總督軍務竟不能破賊賊每入小擊去軍罷即復來率一歲數入諸將士益玩寇而賊轉熾其年九月滿都魯及李羅

忽訖加思蘭留妻子老弱於紅藍池大舉深入直趨  
秦州安定諸州縣越萊賊盡銳西行不併東偏乃命  
延綏總兵官許寧游擊將軍周玉各將五千騎為左  
右哨出榆林喻紅兒山涉白賊灘兩晝夜行八百里  
將至暴風起塵翳目衆感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  
也去而風使賊不覺歸而遇賊還處我下風擊之蔑  
不勝矣越遂下馬拜之擢為千戶乃分兵千人為十  
獲而身率寧王張兩翼薄其營大破之擒斬三百五  
十獲駝馬器械無算焚其廬帳而還及三首飽掠歸  
別妻子盡虜已蕩盡相顧痛哭自是遠徙北去不敢

後居河套中睡息肩者數年十年春廷議設總制府  
於固原控制延綏寧夏甘肅三邊總兵巡撫而下並  
聽節制即以越任之三邊之總制自此始已而論  
功加太子少保增俸一級越自以功大賞薄而紀功  
即中張謹兵科給事中郭鏗等論劉聚等濫殺冒功  
并劾越妄奏越怏怏不悅稱疾還朝明年與李賓全  
掌院事兼督十二團營越素以才自喜不修士行既  
為朝議所斷益破名檢有奸人韋瑛者以宦官家奴  
從征延綏冒功得百戶越素識之及汪直掌西廠用  
事任瑛為爪牙越遂由瑛自結於直他日內閣論罷



西廠越過大學士劉吉劉瑯於朝顯謂之曰汪直行  
事亦甚公如黃賜專權納賂非直不能斥去且商薦  
在事久是非多故有忌憚二公入聞幾日何亦為此  
瑯曰吾輩所言非為身謀使直行事皆公朝廷置公  
卿大夫何為越不能對既而兵部尚書項忠罷越自  
謂當遷而朝命予陝西巡撫余子俊越彌不平請解  
營務優詔不許因自陳搗巢功為故尚書士所抑從  
征將士多未錄乞移所加官職也兵部亦言越實不  
酬功乃進兵部尚書仍掌院事尋加太子太保越急  
功名汪直初薦征越意望督師而為陳鉞所沮不果

得及見賊驟爾寵心益艷之十六年春鎮守延綏太  
監張進奏賊衆潛渡河巡按御史徐舟亦言賊入靖  
虜越乃說直出師詔拜保國侯朱永為平南將軍汪  
直監督軍務越提督軍務越說直令永率大軍由南  
路已與直將輕騎循塞垣而西俱會榆林越至大同  
聞賊帳在威寧海子則盡選宣大兩鎮兵二萬出自  
孤店潛行至貓兒庄分數道值大風雨雪晦冥進至  
威寧賊猶不覺縱兵掩擊大破之斬首四百三十餘  
級獲馬駝牛羊六千師不至榆林而還永所出道迂  
不見敵無功由是封越威寧伯世襲歲祿千二百石

越既受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越意不欲就西班御  
史軒進等頌其功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院事提轄  
團營從之明年復與直永帥師出大同適寇入境剽  
掠追擊至黑石崖擒斬百二十餘人獲馬七百匹進  
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明制文臣不得封公侯越  
至是復親望侯爵遂從勲臣例改掌前軍都督府總  
五軍營兵督團營如故越自是真為武人矣其年五  
月宣府告警命越佩平胡將軍印充總兵官復以真  
監督軍務率京軍萬人赴之北至寇已去因留屯其  
地至冬而真寇其儻所間寵已衰越等再請班師不

許陳鉞時歸舉部亦代直請帝切責之兩人始有懼  
色已而大同總兵官孫鉞卒即命越代之而以直總  
鎮大同宣府其京營將士悉召還明年寇犯延綏越  
等調兵援之頗有新獲益祿五十石帝是時益知兩  
人交結狀兩人憂莫知所出大學士萬安等以越有  
智計恐誘直復圖進用乃請調越延綏以離之兩人  
勢益衰明年直得罪言官并劾越詔奪爵除名謫居  
安陸三子以功蔭得官者皆削籍且使使賫勅諭之  
越聞使至欲自殺既見勅有從輕語乃稍安越既  
破名檢為禮法士所疾顧自負豪傑驚然自如飲食

供奉擬王者射獵犇樂自恣雖坐鋪徒不少衰故其  
得罪時議頗謂太過而竟無白之者孝宗立赦還職  
治七年越屢疏訟寃下廷議議者不能執乃列上其  
功罪詔復左都御史致仕時越年七十老矣聞中官  
李廣最用事復深結之謀起故官舉以中旨召掌都  
察院事給事中李源御史王一言等交章極論乃寢  
十年冬寇犯甘肅廷議復設總制官先後會舉七人  
不稱旨吏部尚書屠滸以越若上乃詔起原官加太  
子左保總制甘涼邊務兼巡撫越言甘鎮兵弱非藉  
延寧兩鎮兵難以克敵請兼制兩鎮解巡撫事從之

明年越以賊入賀蘭山復數擾邊乃分兵三路進勦  
皆破走之加少保兼太子太傅遂條土制置合容事  
宜未報而李廣得罪死言官連章劾廣黨皆及越越  
聞憂恨而卒贈太傅謚哀敏越娑衣背倖議論罷舉  
久歷遷陞周知敵情偽及將士勇怯出奇制勝動有  
成算獎拔士類驅使材勇財絀米若流水以故人樂  
為用嘗高行謁秦王玉開宴美伎越語王下官為三  
吹大久兵卒無以相酬者因盡乞其伎女以歸一  
大雪方圓燼燄散諸伎擁琵琶行小枝銅敲邊鼓  
敵情甚悉越大喜曰寒兵崇節金危飲之命彈琵琶

備酒以舍辱賜之既歸畢蓋喜指使半老僮者曰越  
向者得此何如校皇恐謝越大笑立于之自是校斫  
其為盡死力始越在時人多怨其貪功及死而將饒  
卒情其胃功廉餉滋甚遺臣竟未有如越者人亦更  
思之

陳敏字廷威獻縣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  
歲北時累遷本科左給事中元祿柳買帶物敏偕同  
官極諫其甚且言宮掖室索過多宜崇儉約紓民力  
尋擢光祿少卿七年恭皇見應詔言事請放鷹犬罷  
齋醮帝頗寤遂以同官不署名降旨詰責未幾敏僅

有陳奏卿劄是少卿王備國勅能遠詔能亦許奏議  
等俱下吏調外能得吉安同知屬夫秦留吏部尚書  
姚夔為之請得還任已起拜山東左布政使能蔡能  
有心計第至教為外示強直而實能都能極始猶欲批  
報名譽既次言事左官營求能入能遂不從能檢能在  
山東貪殘險詐為巡撫年俸所抑能得肆居常鞅鞅  
十二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能將能核為其下所能  
報罰馬能價能賄能賁而能下能愈玩能傲能願能益能矜能夸能自能喜能稱能  
勅如彭能直能得能執能治能都能指能禪能以能下能官能為能兵能部能所能取能帝能許  
皆責之會能送能東能都能入能深能入能清能河能就能屬能半能僅能欲能恐能得能辭



乃建議請討帝許之通近塞土著也儒格等十八人  
皆遣使入貢聞將興師恐誤罷兵禍乃走撫順自則  
鐵方圖掩罪與副將韓斌謀盡繫之獄而夜襲屠其  
家殆盡以搗策大捷聞於是諸部並憤大掠不可禦  
當是時中官汪直弄權屢興大獄結怨朝士思立邊  
功自固有通事王英者揣知直意說直曰迤東世修  
職貢烏有背叛祇以禁彼市易故懷怨今欲不務招  
輯而欲進討非計也公宜自捐行遣察鐵功罪直喜  
請於帝命中官懷恩至問議之皆言宜別遣大臣乃  
以帝特拜馬武升武升未至鐵兵已失利顧頻奏捷

巡撫御史王清之發其狀兵部尚書余子俊因劾錢  
欺罔請事寧罪之詔可時文升招撫垂定錢心忌之  
欲阻壞其事文升屢請命於朝詔錢與協議錢終齟  
齟疾文升彌甚而王英見文升撫且裁獲既直自行  
據其功鉞聞直將至自知居職無狀懼獲譴急遣人  
賄朝臣與直厚者新為之解又令教自廣寧抵山海  
關誘居民候直過夾道頌鉞獲賄直左右共加稱慕  
直信之北至廣寧鉞戎服迎拜道左除館盛供帳下  
連僮僕皆饗大喜過望鉞入謁獲長跪叩首已使麻  
趨承朝暮惟謹令其子父事直直大喜鉞因排陷幾

升俸素之皆得罪又揣知直好兵為直言迄東可破  
拔暨五還朝鉞即上言敵復犯境請搗其巢以部議  
不可而止十五年直復與尚書林聰等出勦遼東決  
事狀總兵官歐信等俱下獄被斥而直庇鉞居職如  
故其年冬鉞復希直意言迄東伏加當將入犯詔撫  
寧侯朱永為總兵官直監督軍務討之而不及鉞鉞  
失望亟自請於朝乃命鉞參贊軍務畢精騎掩擊俘  
斬千餘人而還進右都御史居數日召為戶部尚書  
自是直益好兵謫附者爭言違事以邀爵賞而王越  
西征也師總兵吳繼鉞師甫還敵復入掠清河穀陽

以獲譽為名。錢懼，遂不以聞。為巡按御史，強珍所發，但停俸一歲。言官論不已，南京御史徐完給事中章，宜應等數劾新罪。三帝怒，切責俱奪俸。而珍反為錢所陷，朝論益不平。十七年代余子俊為兵部尚書。明年直寵衰，都督馬儀奏錢撫遼時奸貪，欺罔剋軍資數十萬，又詐殺蕃使，奪其貢物，隱匿傳獲子女于遼。劾功官錦衣千戶恃勢作奸，乃勒錢致仕。儀亦罷職。及直敗，言官劾錢以既斥歸，不問錢家居橫行鄉里，持官吏短長，又虐其寡嫂，奪兄子財產，嫂潛赴京，發其撫遼不法事。東廠以聞，逮錢及其子，下詔獄。子具

服罪鉞揚揚無懼色大言曰諸侵盜財物子女獄有  
之但滿時已分遣要人舊籍故在也諸要人聞之相  
與力解其事削籍歸卒

戴縉字子容南海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御史性機警  
遇事奮前不避出按浙江以擊豪強扶善類為名再  
按蘇松奏徙常熟草職忝議章表於邊表素忠橫民  
快之然縉為人強而多詐素無行以是滿九歲不得  
遷久之蓋無聊會西廠罷汪直寵不衰帝猶寄腹心  
詞外事縉探知之與錦衣千戶吳綬謀復西廠先以  
疏草示直乃辨疏遂以此定異論大臣共修省曹不

聞進一謹言，疏一。然政惟太監汪直摘發奸貪疏釋  
寬宥深協公論。乞令兩京大臣自陳而推誠任直使  
及時修政則宿弊可革。天意可回。因條上四事。帝喜  
優旨荅之。先是楊輩之獄直譖大學士喬輅刑部尚  
書董方左都御史李賓受賄帝銜之而未發。至是輅  
欲令大臣自陳。深合帝意。由是輅等先後去位。而西  
廠復立。直偵事益苛。動毀人家。族勢焰薰天下。其禍實  
繇成之也。直既深德縉紳吏部趙擢。縉亦自意可得。  
都御史會按獄湖廣。還遷尚寶司少卿。縉意不滿。盛  
與王趙吳綬。此而詣事。直明年遂超遷右僉都御史。

又明年遷右副都御史十七年擢右都御史代王越  
掌院事皆出中旨不由廷推臺中紀綱掃地越二年  
五寵既衰調南京工部尚書亡何直敗言官交劾斥  
為民同時附直驟顯者有太原張順長垣胡睿順天  
順中進士為庶吉士授檢討成化四年以彗星見條  
上八事語皆切直秩滿進修撰頗有才氣而急功名  
黃緣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五行邊經其地頗曲  
意承媚傾府藏餽之直悅還即用為工部右侍郎直  
敗劾罷廢由進士歷平陽知府以善政聞賜誥旌異  
遷江西右叅政入為順天府尹民饑負所貸官廩者

奏獨之。又以水災請發帑賑贖民甚德焉。然素無特操。見直勢盛與相結。且令其子父事之。由是得為工部右侍郎。未幾中旨改左。先是直未敗時。又有王億者。銅梁人。舉進士。與縉同為御史。見縉通顯。亦上言直所建白。不但一時可行。足垂後世。直大喜。吏部承旨權湖廣副使。

論曰。名節之於人。也不綦重與。汝言傾險。邪佞。殊無足道。以王越之才。不惜飯命。刑餘以干進取。營營詭遇。乃至垂老而不悔。又真怪。彼縉之卑卑者乎。夫去苟仕。宦熱衷。便可無所不至。脫有一朝之獲。亦大難。



以行檢論矣嗚乎可勿慎哉

明史卷二百二十四

列傳七十五

李賢

薛瑄

岳正

彭時

呂原  
子憲

商輅

劉定之

李賢字原德鄞人舉鄉試第一宣德八年成進士奉命察河津蝗災還授驗封主事時賢有盛名少師楊士奇欲邀一見賢曰無故造門足干進也竟不往正統初並言自遷北京以來太學日廢寺觀日新舉措如此可謂大料請移其費修舉太學又言塞外降人潘京師者不下萬又令指揮使月俸三十五石實夫

僅一石降人反實丈一石五斗是一降人當京官  
十七員半矣俸食者衆後將難繼况平時怙恩驕縱  
萬一邊陲有警勢必乘釁而動不如漸出之於外既  
省虛費且可消患未萌帝皆不能用時知文武臣誥  
勅非九年不給賢言限以九年或官不能秩滿或親  
老不待不得者十常八九無以勸臣下請仍三年使  
從之十年遷考功郎中政文選扈從北征師獲脫還  
景泰二年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篤嚴警戒嗜慾絕  
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責近振士風結民心  
認付所司給事中李侃等稱賢疏志願多中時弊乃

帝翰林寫置左右備有覽賢薦千戶主選有將才大  
屢陳車戰火器之利帝頗採納起擢兵部右侍郎明  
年考祭四川官吏還轉戶部時也先數育馬賢謂賜  
民膏血犖送金帛殺寇日強中國日敝持此悠悠實  
非長策因陳邊備廢弛狀尚書于謙壯之請下其章  
編屬諸將四年轉吏部抹古二十二君行事可法者  
曰鑑古錄上之英宗復位命兼翰林學士入直文淵  
閣未幾進尚書賢氣度端凝善奏對帝深眷之景帝  
崩將以汪后殉葬用賢言而止山東饑發帑銀三萬  
賑之不足帝復召抹有貞與賢議有貞謂發銀從中

鮑賢曰天下事何一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慮中飽而  
不貸是因嗷廢食坐視民死也帝遂命增銀四萬兩  
崇泰中三歲一度僧以萬計賢言此皆游手之民盡  
國損食請改十年一度著為例時石亨曹吉祥與有  
貞爭權不協并忌賢已請御史交章論亨等亨等疑  
出有貞賢意譖之帝帝為俞意言官劾二人謀擅權排  
斥勲舊下之獄會有風雷之變得釋誦賢為福建泰  
政未行吏部尚書王翱言賢淳謹可大用宜整改南  
京帝遂留為吏部左侍郎踰月復尚書直內閣如故  
亨知帝之嚮賢也則怒然無可奈何乃陽與賢交驩

朕亦深自稽遜非宜名不入而帝顧益親賢顧問無  
虛日特建文帝少子幽居大內六十年矣帝憐欲  
之以問賢賢頓首曰陛下此舉堯舜之用心也天地  
祖宗齊式憑之帝意遂決先是于謙分遣降人南征  
至是兵部尚書陳汝言希宦官指畫召之還賢力言  
不可帝曰吾亦悔之然今皆就道後當聽其願去者  
後言大同宣府秋熟宜預儲芻糧備警左通政劉文  
翔習違事宜令整飭沿邊墩堡皆從之李米嘗近塞  
獵嘗言博固壘在彼可命將掩而取也帝色動賢言  
擊不可謀壘不足賢事遂寢吉祥嘗恃功驕橫帝厭

之屏人語賢曰此革于政凡四方奏事者先造其門  
朕今一斷之至公趨附者當自息賢曰願陛下制之  
以漸幸甚當吉祥亨等用事時賢雖顧忌不敢盡言  
而從容論對所以裁抑之者甚至及亨得罪帝復問  
賢奪門事賢曰迎駕則可奪門豈可示後天位乃陛  
下固有奪印非順爾時亦幸而成功耳萬一事機先  
露亨等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悟曰乃知此革  
非為社稷計且自圖富貴而已賢曰時亦有要臣者  
臣不敢從若邨王果不起群臣自表請陛下復位無  
相擾攘乃滿陛下正位之後此革雖欲邀陞賞以何

為功老成者舊依然在職何致有殺戮降黜之事哉  
干天象招權納賄何自而起今天下太平氣象為此  
革削損過半矣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正謂此也  
帝曰然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併議革冒功者四  
千餘人帝初慮搖衆心賢言宜令自首改正不坐罪  
及廷議違奪其俸賢復持不可人心始安賢嘗燕見  
帝謂郈王在位時不與大臣相接賢曰自古明君未  
嘗一日不與大臣講論所以天下又安堯儒謂接賢  
士大夫之時多則君德益就是也帝憂軍官支俸多  
歲入不給賢請簡汰老弱出之於外以安靜行之則



賈者而人不覺帝深納焉時歲有違警天下大水江  
南北尤甚賢外籌邊計內請寬恤百姓罷一切徵求  
所言皆見聽五年七月曹欽反執擊賢於東朝房傷  
首又執至東長安門令呼衛士開門不得將殺之賴  
王翹解獲欽復逼賢代草疏釋己罪始得免賢密疏  
請擒賊黨帝得奏知賢無恙甚喜乃賢養傷入見慰  
勞之特加太子少保固辭不允賢言賊既誅宜急詔  
天下停不急務頃奸臣用事排斥諫官言路閉塞事  
墜上聞非求直言不可帝皆從之七年二月空中有  
聲帝欲讓之賢曰讓之何如修省乃上疏言若不恤

武天下怨叛厥有鼓妖宜行寬政以消此異因陳輕  
刑也責竊逋罷曠等九事行之又請罷江南織造漕  
錦衣獄止違法貢獻停內外採買帝難之賢執事數  
回終不從同列皆懼賢退曰大臣當知無不言可獲  
吾偷位耶嘗薦布政陸瑜為刑部尚書或指賢有私  
久之瑜至人謂且擬待部賢不可曰以尚書薦而以  
待部用之我不自信何由取信人主及瑜為尚書果  
稱職他所薦引若年富軒輓耿九疇王炫李秉程信  
姚蓬在茶李紹甘名臣初賢以錦衣官校出偵事及  
逮捕罪人為志殊劇系為帝言請禁止帝召指揮門

連城輸之而連方有威寵每朝帝左顧則問賢右顧則問連連怙勢多撓法賢憂之乘間言今中外無事惟一害未除耳具陳連罪帝召連又以賢意戒之連怨賢次骨欲囚袁彬獄陷賢賢幾不免語具連傳賢懼上疏力求退不許終天順之世賢為首輔呂原彭時協恭佐之然賢委寄最專初御史劉濟劾安遠侯柳溥敗軍罪觸帝怒賢言御史耳目官不宜見謫石亨遂得賢曲獲文臣帝然之浸疎賢尋悔悟待之如初每獨對良久方出遇事必召問可否方法或違案官就問賢亦竭誠奉公務從大體尤以惜人本聞書

路為急時勸帝延見大臣有所推薦為必先與吏兵二部論定及入對帝訪文臣則請問王翱武臣則請問馮昂兩人亦同心左右之故言無不行而人不病其尊帝不豫卧文華殿會有問東宮於帝者帝頗惑之密告賢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願陛下三思帝曰然則必傳位太子予賢又頓首曰宗社幸甚帝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令謝太子謝抱帝足泣帝亦泣攬竟不得行憲宗即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知經筵事三月日黜無光賢偕同官上言日為君象君德明則日光滅惟陛下教以修身正以御下剛以斷事

明以察微特之不怠則天變自弭和氣自至又言天  
時未和由陰氣太盛自宣德至天順間選宮人太多  
浣衣局沒官婦女愁怨尤甚皆宜簡闕放還其家帝  
從之中外欣悅又言近傳番僧有誦經晚出者又有  
非詔旨傳送寺觀財物者皆非高皇帝制請明祖禁  
以肅宮庭優詔答之五月大雨雹大風飄瓦拔郊壇  
樹賢言天威可畏陛下當凜然加省無押左右近幸  
崇尊老成共圖國是及秋山西大同旱饑請勅巡撫  
如意總輯安邊境詔從之有司奏修鹵簿賢亟言內  
庫尚有未經御者今恩詔甫頒方節財用奈何復為

洪帝初日寢之賢每遇災變必與同官極陳隱隱而  
於憲宗初政申戒尤切門達既窺其黨多扶匿名書  
飛搆賢乞罷有詔慰留吳后廢言官請誅牛玉語後  
賢又有造蜚語搆賢者帝命衛士宿賢家謹獲出入  
咸化元年諸胥奪門功被斥者羣怨請復賢曰自奪  
門後貪利之徒唯幸國家有事不早治且為患帝納  
其言於是并奪太平任張瑄興濟伯楊宗爵時論大  
快二年二月遭父喪詔起復三辭不許遣中官護行  
營葬還至京又辭帝遣使至第宣意遂視事條上道  
中所起軍民利病八事皆議行其年冬卒年五十九

帝震悼贈太師謚文達賢自以受知人主所言無不  
盡英宗嘗祭山川壇以反出未便欲遣官代祀賢引  
祖訓爭之卒至齋宮成禮而還淨慈仙師胡氏宣宗  
故后也賢請復位號遂得追謚錦衣衛誣訐臨川越  
陽二王陰事無左證帝嘆曰觀此枉死者多矣賢曰  
法司明知其枉畏此革不敢申理乞明詔諸司平展  
毋畏勢引嫌又常言內帑餘財不以恤荒濟軍則人  
主必生侈心而侈之於土木禱祠聲色之用以故類  
請發帑賑貸卹邊前後不可勝計故事方面官三品  
京官保舉行之既久營競成風賢令吏部每發舉五

人請帝簡用並推之創始此自三楊以來得  
賢者然自即署結知景帝超擢侍郎而所著書  
景帝荒淫多過其實其抑蒯威擄岳正不救羅倫尤為  
世所惜云

薛瑄字德溫河津人生時肌如水晶洞見五內其母  
欲不舉祖聞其帝聲止之曰此兒體清而聲宏必異  
人也乃舉之性穎敏年十二能為詩賦父貞任玉田  
教諭瑄侍行時永嘉徐懷玉高容魏希文濟南王素  
宗海寧李大亨范汝舟皆元考儒謫戍北土貞並禮  
為瑄師由是得聞洛閩之學乃盡然所作詩賦尚意



講求後身政官駢陵駢陵諸生多構陋國制教官歷  
九年諸生無登鄉薦者教官謫戍貞大以為憂乃命  
瑄補駢陵學生遂舉河南鄉試第一時永樂十有八  
年也明年成進士以省親歸居父喪悉遵古禮宣德  
中服除擢授御史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慕瑄欲  
見之瑄謝不往去監湖廣銀場潔身任事日探玩世  
理諸考學蓋進以繼母憂歸正統初還朝吏部尚書  
郭健舉為小東提學僉事首布白鹿洞學規開示學  
者廷見諸生親為講授雖片長不忌棄其黠汰者常  
追其所食原由是才者樂其寬而不才者憚其嚴矣

不自勵是時王振竊柄語執政曰吾鄉人亦不可為  
京卿者予士奇等以瑄對乃召為大理左少卿三楊  
先詰之不值私其僕曰而主人之擢王太監力也  
朝當往謝瑄不可三楊遣人語之瑄執不可一日  
至閭閻胡不見薛少卿士奇等曰國將來也知李賢  
與瑄善令賢諭意瑄正色曰李君亦為是言耶拜嘉  
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其後議事東閣公卿見振  
多趨拜瑄獨屹立振知其為瑄也趨前揖之瑄亦無  
加禮自是為振所銜八年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從子  
山欲納之妻不肯妻遂斬妻妾殺其夫下都察院訊

已誣服瑄及同官辨其寃三却之都御史某某夫怒  
且承振風旨誣瑄及左少卿賀祖嗣右少卿顧惟敬  
等放出人罪振復諷言官劾瑄等受賄故縱乃並下  
獄論瑄死祖嗣等未減有差已而廷訊瑄斥文曰若  
安得訊哉若為御史長自當引避文怒奏囚不服獄  
問詔繫獄待決瑄請書自如略無愠色子三人願  
代死二子克軍不允及當行刑振蒼頭忽泣於堂  
下振問故則並泣言與瑄同里聞其當死是以泣爾  
倫述瑄賢行振大感動會刑科三覆奏兵部特詔  
律亦申錄為免刑次之釋還景帝嗣位用格

信薦起大理寺丞也先入犯分守北門有功  
貴州軍餉事竣即乞休學士江淵奏留之景泰二年  
擢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殺人獄久不決瑄執置廷  
法明斷之譽溢於民謠四年召改北寺蘇州大饑貧  
民掠富豪粟火其居因蹈海避罪去文時以聞臣出  
巡視執為謀叛當死者二百餘人瑄必辨其誣文志  
曰此老倔強措者然卒得減死屢疏告老不許英宗  
獲辟用楊善薦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  
預機務王文于謙既下獄石亨等將置之極刑瑄力  
言於帝獲減等帝數召見瑄所陳皆聞君德已見石

亨專吉祥亂政徐有直李賢並得罪嘆曰君子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久居此地乎遂疏乞骸骨帝心  
重瑄而微嫌其老又嘗於帝前誤稱學生乃許之歸  
瑄所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復性為主克養遠  
密言動咸可法則嘗曰旬考亭以遠縣道已大明無  
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皆自  
言其所得學者宗之天順八年六月偶賦詩曰七年  
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未幾得疾衣冠危坐  
正寢悠然而逝贈禮部尚書謚文清弘治時給事中  
張九功請從祀文廟詔祀於鄉已給事中楊

讀書錄於國學伴六館誦習且請祠名詔賜正奉  
隆慶六年允廷臣請從祀宣聖廟庑

岳正字季方灤縣人正統十三年會試第一賜進士  
及第授編修進左贊善天順初改修撰教小內監書  
閣臣徐有貞李賢下獄帝既用呂原入預政頃之薛  
瑄又致仕帝謀代者王翱以正薦遂召見文華殿正  
身長美積赫帝遙見色喜既登陸連稱善問年幾何  
家安在何年進士正具對優大喜曰爾年正強仕吾  
北人又吾所取士今用爾內閣其盡力輔朕許彬老  
吳宗是特矣正頓首受命趨出石亨張軌遇之左順

問愕然曰何自至此此入帝曰朕今日自擇一閭臣  
甚佳兩人問為誰帝曰岳正兩人陽賀帝曰但官小  
耳當與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兩人曰陛下既得人僕  
稱職加秩未晚帝默然遂命以原官入閤正素豪邁  
負氣敢言及為帝所拔擢益感激思報効掌欽天監  
侍郎湯序者亨黨也嘗奏災異言勸奸臣未盡去致  
然帝以問正正言奸臣無指名即求之人人自危且  
序術淺何足信也乃止有僧為妖言錦衣官校選得  
之坐以謀反中官牛玉請官選者正謂事縱得實不  
過坐妖言誅選者給賞而已不宜與官僧黨

皆得免或為匿名書列曹吉祥罪狀吉祥怒

購捕帝使正撰榜格正與呂原入見曰為政有禮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購募者秦始皇數排誇妖言律不聞其過卒以亡國願陛下以為戒且事緩之則自露亟之則愈匿此人情也帝是其言不問亨從子彪鎮大同獻捷下內閣問狀使者言捕斬無算不能悉致皆梟置林木間正按地圖指詰之曰某地豈某地四面皆沙漠汝梟置何所其人語塞時亨告祥恣橫甚正從容言二人權太甚恐久不可制臣請以計間之使各懷疑去之猶反掌耳帝許之正



出即往見吉祥曰志國公常令杜清來此何為者吉  
祥曰辱石公愛致誠款耳正曰不然彼欲觀公所為  
宜謝遣之因勸吉祥解兵柄復詣亨諭令勿敢且云  
上使我告公如此兩人揣知正意怒吉祥見帝免冠  
泣請死帝內愧慰諭之召責正滿言歎承天門災正  
極言亨將為不軌且言陳汝言小人今既為尚書可  
用盧彬為侍郎二人者俱譎悍若同事必相齟齬乘  
其隙可並去之徐有貞再下獄復云用有貞則天變  
可弭帝皆不納及勅諭廷臣命正視草正歷數弊政  
無所隱避天下傳誦之而二人遂構蜚語指

帝怒命仍授內侍書明日滿欽州周知而都  
季鐸遂奏奪其居第時入閤僅二十八日也進辭以  
母老留旬日汝言令廵校言狀且言正嘗奪公主而  
遂連繫詔獄杖百成肅州行至涿夜宿傳舍手奉憲  
氣奔欲死涿人楊四懶之醉卒酒醒既正蔡且厚賂  
卒乃得至戍所此家言祥既誅帝謂陳賢曰岳正固  
寄言之賢對曰正有老母可念乃釋歸為民憲宗立  
御史呂洪等請復正官詔以原官直經筵纂修英宗  
實錄勅還正故第正既還朝自謂當大用賢欲出為  
南京祭酒正未悅有忌者偽為正劾賢疏策賢嫌之

及廷推兵部侍郎清軍職黃以正名上詔書其出  
正為興化知府至官築堤溉田數千頃節縮浮費經  
理預備倉政有條理御史大夫不利其所為騰謗言  
正亦厭吏職成化五年入覲遂致仕又五年卒年五  
十五無子大學士李東陽御史李經斯塔也正博學  
能文章自號蒙泉學者稱蒙泉先生素高自期行氣  
屹屹不能下人既輔政勇事敢言便殿論奏至唾灑  
帝衣有規以信而後諫者正慨然曰上顧我厚懼無  
以報稱予余何以諫官處我英宗亦悉其忠其在成  
所嘗念之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正聞遂自

向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  
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  
其自信不曰如此然竟廣才疏欲以縱橫之術報朝  
權倖反為所壅人皆迂而惜之嘉靖中進階太常寺  
卿謚文肅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正統十三年進士第一授修撰  
明年鄭王監國令同商輅入閣預機務時聞繼母憂  
立辭未允乃拜命釋褐踰年即東政前此未有也尋  
進侍讀景泰元年以兵事稍息得請終制然由此忤  
者服原獲命供事翰林院不復與閣事遇易儲擢左

春坊大學士寰字通志成遷太常少卿俱兼侍讀天  
順元年徐有貞李賢下獄有要人揚言曰彭純道第  
見我當薦令入閣或以語時勸之往時不可曰往猶  
人迎駕有沈司歷者三來邀我即中蕭聰言從之有  
後福我終不往囊不敢希非分福今識依人求進耶  
既而岳正許彬相繼罷帝坐文華殿召見時曰汝非  
朕所擢狀元乎時頓首曰然帝喜明日命仍入閣預  
機務兼翰林學士閣臣自三楊後進退禮甚輕為階  
所親擢者唯時與岳正二人而帝方嚮用李賢數召  
賢獨對然賢雅重時退必咨之時殊義不阿

否至失色賢初或小忤久之心折曰彭公真

賢欲置座文淵閣南向時曰不可宣宗幸臨跡猶在

也賢曰東閣何獨正坐時曰東閣西向非正坐也嘗

猶不聽曰假使為文淵閣大學士亦旁坐乎時曰信

如公言則為筆蓋護身文筆武英殿大學士亦將正

坐耶賢詰塞乃寢慈壽皇太后上尊履詔告天下時

欲推恩賢謂一事不宜再赦時曰非為赦也謂宜行

優老之典朝臣父母年七十與誥勅百姓八十給冠

帶是則老壽老以及人之老也賢稱善即奏行之帝

雅愛時風度四年選庶吉士命賢盡用北人南人必

君時者方可與選賢士以攝時時曰立賢無方御分  
南北俄中官牛玉宣旨如賢所述時謂玉曰南士出  
時上者不少何可抑之玉笑而入已而與選者十五  
人南人居其六時之力也錦衣門達構賢於帝帝感  
之曰去賢行專用時矣中責以告時懇然曰李公有  
經濟才何可去因力直之且曰苟辱公去時不得獨  
留語頗聞帝帝意遂解及帝大漸口占遺命付閹臣  
潤色中言定后妃名分時讀竟不覺涕下中官從齊  
曰彭時尤悲愴帝亦頽涕憲宗即位議上兩宮尊號  
中官是時欲獨尊所坐母周貴妃賢曰遺詔

事多言時曰李公書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  
常若不爾損聖德非小項之中官傳貴妃旨曰予為  
皇帝母當為太后室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間自  
有故事賢色變日時時曰今日事與宣德間不同朔  
后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知尊今名分固  
在安得為此中官曰既如是何不竟謀讓表時曰先  
帝存時所未嘗行今日誰敢擅革若人臣阿意順從  
是萬世罪人也於是中官厲聲恠以危語時拱手向  
天曰太祖太宗神靈在上孰敢有二心錢太后無子  
何所規利而為之爭所以不忠默者欲全主上聖德



升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並尊為宜賢亦極言之議  
定及將上寶冊時又以兩宮同稱則無別言錢太后  
宜加二字中官曰既並尊何復別為時曰加之以便  
稱謂非有低昂也乃尊皇后為慈懿皇太后貴妃為  
皇太后數日中官輩包至閣曰上意厭如是但迫於  
太后不敢自主非二公立爭幾誤大事時閣臣陳文  
嘿無語聞包言甚愧禮成進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同  
知經筵成化改元進兵部尚書兼官如故明年秋乞  
歸省會李賢卒手詔趣還朝英宗實錄成加太子少  
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四年慈懿太后崩詔議

及高輅劉定之言太后作配先帝在位中宮  
為太后詔示天下是先帝全夫婦之倫陛下盡母子  
之愛於義俱得今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此不  
易之禮無可議者此聞欲別卜葬地臣等竇懷疑懼  
竊謂皇上所以遷疑者必以今皇太后萬壽後當與  
先帝同尊自嫌二后並配非祖宗制禮之於古漢文  
帝尊所生母薄太后而呂后仍祔長陵宋仁宗追尊  
生母李宸妃而劉后仍祔太廟今若陵廟之制稍有  
未合則有幸前美貽譏來柔帝復猶豫時俯朝臣伏  
泣請帝與太后皆感動始從時議藝見三台

時等既乞參省因言非廷大政固所當先宮中根本  
沈為至急諺云子出多母令嬪嬙衆多惟熊無兆必  
陛下愛有所專而專寵者已過生育之期故也伏望  
正名分均恩愛用廣繼嗣為宗社大計又言大臣黜  
陟宜斷自宸衷或集群臣會議不可委臣下使大  
權旁落帝雖不能從而心嘉其忠都御史項忠討滿  
四兵初不利朝議再發宗軍命撫寧侯朱永將以往  
永故難其行多所邀請時忌其張大且度軍可無行  
兼令且整軍裝待急報而是時忠聞朝議亦馳奏已  
圍石城帝遣中官懷恩黃賜偕兵部尚書白

等赴閩議信曰事急矣師不可緩尉曰賊若  
剽鋒誠不可當今入石城自保我軍圍守甚固此爾  
我易擒耳獨商輅然其言信曰安知項忠不逼師必  
謂其固耶時曰彼分布已定何故自退且今出師度  
何時可到信曰未春時曰如此並發不及事事之成  
敗決於冬月安能待未歲信怒出危虞曰忠軍若敗  
必新一二人然後出師衆危之問時不發兵何見曰  
觀忠疏曲折知其必能辦賊若聞別遣禁軍將遠避  
不敢自任賊不可知矣至冬賊果平人乃大服改吏  
部尚書五年得疾在告踰三月帝趣赴閩視事免朝

恭是冬無雪疏言自古旱災皆由天怒感及近日光祿寺採辦各城門抽分培剋不堪而獻珍珠寶石者倍倍增直漁竭帑藏乞革其弊以惠小民疏入帝優詔褒納明年畿輔山東河南旱請免夏稅鹽鈔及太僕寺追賠課馬其冬京師歲祲未責糶發倉儲五中萬石平糶並從之時以舊臣見倚重還事爭執無所避而是時帝急於政大臣希得見又萬安同在内閣連結中官戚畹上下壅隔時頗懷憂七年疾復作乞致仕而帝慰留之不得去冬暮復見時言政本七事一崇正道毋惑佛事廢金錢二傳教專委司

令他人以防詐偽三退朝之暇廷見大臣議  
近幸賜予太多工匠冒官無紀而重囚死徙者法不  
獲罪宜戒淫刑儆賞五虛懷受諫勿惡切直六戒違  
臣勿依違凡政令失當宜直言論奏七清理牧馬草  
地減退勢要莊田皆切中時弊明年審普伯劉聚為  
從父太監永誠請封謚且乞祠額禮部言封謚無故  
事祠額惟王振有之亦非常例帝特賜額曰展功命  
內閣擬封謚時等言即予永誠將來守邊內臣皆獲  
此殊乞是變祖宗之法自今日始臣等不敢奉詔乃  
議其秋又因災傷請寬夏稅弛山澤之禁止今年印

馬免全賄償廢皇莊聽民耕種山東河南民轉餉陝  
西者請停止使得蘇息時每因災變上言或留中或  
下有司多阻隔悒悒不得志五年以後凡七在告帝  
擬命醫就視道內臣賜賚者凡九十一年以言不見  
用力懇放還田里不許進少保踰月累年六十贈太  
師謚文憲時立朝三十年孜孜奉國正存大體公  
退未嘗以政語子弟有所論薦不使其人知燕居無  
惰容服御儉約無聲色之奉非其義不取有古大臣風  
呂原字逢原秀水人父嗣芳萬衆教諭兄本景州刺  
導嗣芳既致仕就養景州與本相繼卒貧不能葬

或勸火塋原號哭不從權居於景時時至墓  
之奉母南歸家益貧知府黃懋得原文奇之召試  
又甚工問經史輒應口誦懋大喜原衣藍縷懋與  
新衣謝不受會葺學舍有餘材以與原原又固辭懋  
益大奇之時知府得補諸生因遣原歸學是秋舉鄉  
試第一明年為正統七年賜進士及第授編修為楊  
廷奇楊溥所器十二年與侍講裴綸等十人同選入  
東閣肄業直經筵景泰初進侍講與同官倪謙授小  
內侍書於采筆殿東廡一日帝至命謙講國風原講  
堯典侍稱尚稱何官時二人並以中允兼侍講既具



對又問中允講讀品級對曰皆正六品帝曰品同何相兼為命取官制視之乃進二人侍講學士兼中允他日帝再至見二人遷坐旁壁下問之對曰至尊臨坐臣等避不敢當帝喜曰有是乎後至輒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尋進左春坊大學士忝順初改通政司右叅議兼侍講徐有貞李賢下獄命入內閣特石崇嘗書祥用事最倨顧獨敬原源朝會衣青袍亨笑曰行為先生易之原遙迤不答尋同岳正列上亨書祥罪狀疏留中二人怒乃摘勅諭中語謂問臣誘誑帝大怒坐便殿召對進臣厲聲曰臣大膽固敢言原

清恭謹敏阿五何也正既罷去原得留佐李  
賢通達遇事立斷原守正勤慎濟以持重而是時鈔  
時亦入參機密三人相得甚歡庶政稱理其年冬進  
翰林學士六年遭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詔葬畢即  
起視事原志終制不克乃之景州居以兄瑣歸葬舟  
中寢苦致哀毀體素豐至是羸瘠抵家甫裹事而卒  
年四十五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原內剛外和與物  
無競性儉約身無統綺歸裝惟賜衣數襲分祿恤宗  
姻流秉致猶好學不絕于憲宇束之以陰補國子生  
庶事翰林選中書舍人常憲曰先公豈以任子期哉

我說志慮試所司執故事不許憲宗特許之遂舉順  
天鄉試禮部不第仍為中書舍人舍人得赴試自憲  
始累遷禮部郎中憲好學能文諳習掌故琉球請歲  
一入貢回回貢使乞道廣東歸國憲皆以非制格  
以薦進南京太僕少卿故事太僕馬數不令他官知  
以是文籍厯歲登耗無稽憲曰他官與聞是也太  
僕職此而可貿貿耶議請三年一校勘著為例累遷  
南京太常卿輯典故因革若干卷正德初為言官  
論憲不辨再疏致仕歸

商格字弘載淳安人舉鄉試第一正統十年會試

試皆第一終明之世三試第一者惟軀一人而  
修撰等與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軀丰姿瓌偉英  
親簡為展書官卿王監國以陳循高穀薦命入內閣  
叅機務當是時无刺憑陵福建浙江廣東盜大起責  
州湖廣鑿復叛燕情填委閣臣皆戴罪出入軀悉心  
叅佐勞効為多其冬進侍請景泰元年遣迎上皇於  
居庸進學士三年錦衣指揮盧忠與尚衣太監高昇  
密謀令校尉上變告上皇與少監阮浪內使王瑤圖  
後位帝震怒捕二人下詔獄窮治之忠筮於術者全  
實實以大義折之且曰此太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佯

狂以美免輅及中官王誠言於帝曰忠病風無足信  
不宜聽妄言傷大倫帝意少解乃并下忠獄坐忠他  
罪降為事官立功殺瑤錮浪於獄事得不竟帝將易  
太子輅曰此國大事皇太后在上臣子誰敢輕議然  
竟不能止進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太學士學士如  
故賜第南薰里時塞上腴田平為勢勳侵據輅請遣  
官為覈還之屯軍開封鳳陽諸府饑貧民流入隣寧  
臨清者咸為有司驅逐輅憂其為變請檢畿內八府  
閒田召流民耕墾給以種種事多議行五年鍾同奉  
諭建言下獄輅力拯得無死寰宇通志成加兼

御景帝不豫廷臣請建東宮不許將繼奏執權  
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章皇帝之孫聞者感動  
以日暮奏未及入而石亨輩已迎復上皇王文亦錄  
等被收召輅與高穀入便殿溫旨諭之命革復位詔  
石亨密與輅曰今歲赦文不須別具條款輅曰舊制  
也不敢易亨輩不悅諷言官劾輅朋奸黨惡遂下獄  
上書自愬言復儲疏在禮部可覆驗不省中官與安  
稍解之帝愈怒安曰向者此輩創議南遷不審置陸  
下何地帝意漸釋乃斥為民然帝每獨念輅朕所取  
士嘗與姚萇効力東宮最多不忍棄之然以忌者竟

不復用成化三年驛召至京復以故官入閩首陳勸  
學納諫儲將防邊省冗官設社倉崇宣聖疏廣造土  
法凡八事帝嘉納之其言納諫請召復元年以後連  
言貶斥者於是羅倫孔公珣等悉復官明年辛丑見  
給事中董旻御史胡深等劾不職大臣并及輅御史  
林誠孫輅等與旻儲不宜用輅力求罷帝曰昔唐太  
宗用王珪魏徵朕今用輅何不可乃下言者獄欽加  
重譴輅奏曰臣嘗請優容言官韋蒙來納今因輸輅  
而反責之如公論何帝悅旻等得不問尋進兵部尚  
書時皇莊厲民甚仁壽太后莊戶與民爭田輅疏

民置塞外輅曰室有細民敢與朝廷抗者且元  
天下為家何以莊為事遂寢八年四方多災傷山  
尤甚輅等請勅廷臣廣求救荒之策寬田租緩力  
發官廩貸富民粟召商中鹽納粟許授冠帶帝悉報  
可明年進戶部尚書十一年宋元通鑑綱目成改兼  
文淵閣大學士乾清宮門災工部請遣官採木四川  
湖廣輅言上天示戒宜少緩之以存警畏從之先是  
悼恭太子薨帝以儲位為憂時紀妃生皇子已六歲  
矣左右畏萬貴妃莫敢言久之稍聞於帝帝喜立召  
見皇子遂留宮中而紀妃仍居西宮輅恐有他患思



為保護計而難於顯言，偕同官上疏曰：「皇子聰明岐  
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但外議  
者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猶  
為未順。宜令移就近所，俾母子朝夕接見，而皇子仍  
藉貴妃撫育，宗社幸甚。」於是紀妃遷永壽宮，輅又請  
皇子出見羣臣，勅禮部擬名以聞。越數日，帝御文華  
門，皇子侍羣臣進，見輅趨御座前，頓首曰：「陛下踐祚  
十年，儲位尚虛，天下臣民引領望久矣。當即立為皇  
太子，安中外心，帝頷之曰：「朕知卿意，逾月紀妃薨，輅  
請如宋李宸妃故事，殯葬，謹疏悉如禮。」是冬，皇太子

立加太子少保改吏部尚書帝將復御王位疏下廷  
議輅極言王有社稷功位號當復帝意遂決明年帝  
建玉皇閣於宮北命內臣執事禮與郊祀等輅等言  
玉皇之說本於道家不足信惟天至尊禮不可曠者  
傳說告高宗曰熹於祭祀時謂弗致願陛下毋惑異  
教一循正禮帝即毀祠黑青見疏弭災八事曰菽僧  
國師法王母濫賜印章曰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的  
許諸人直言曰分遣部使慮囚省冤獄曰停不急營  
造曰賈三邊軍儲曰守洛邊關隘曰設塞南巡撫帝  
優詔褒紳士巡年進謹身殿大學士中官汪直督西

殿數與大獄格率同官條五十罪言近日詞竊教煩  
刑網太密人情洶洶疑畏由陛下委聽斷於直一人  
直又寄耳目於羣小如韋瑛輩皆自言親承密旨得  
顯刑殺於是擅作威福虐善良陛下若謂植奸榮  
寵法不得已則前此數年何以怙然無事且曹欽之  
變皆由逐果刺事激成可為懲鑑自願用事士大夫  
不安其職商賈不安於逐庶民不安於業若不亟去  
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愠曰用一內監何遽危天下  
雜賈至此奏者命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終正色  
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逐問直敢擅抄送拜五

以上宗官大同宣府造城要害守備城項不可缺  
平日擒械數以南京祖宗根本地留守大臣直敢擅  
自收捕諸近侍在帝左右直輒易置直不去天下安  
得不危時萬安劉珝劉吉亦俱直前對引義慷慨思  
等屈服輒顧同列謝曰諸公皆為國如此輒復何憂  
曾九卿項忠等亦劾直是日遂罷兩廠然直雖不視  
敬事而寵幸如故諸輅嘗納指揮楊舉賄欲脫其罪  
輅不自安而御史戴縉復訟直功請復而廠輅遂力  
求去詔加少保賜勅馳傳歸輅既去士大夫益俛首  
事直無敢與抗者矣輅為人質直有容常以違官抑

錢溥溥為禿婦傳譏之高瑤請復景帝位號黎溥疏  
駁極言詆格皆不為較待之如平日至其臨大事  
決大議毅然莫能奪初萬貴妃重格名士父像屬為  
賚遺金帛甚厚格力辭使者告以妃意格曰非上命  
不敢承也貴妃不悅格終不顧及謝政劉吉遇之見  
其子孫林立歎曰吉與公同事歷年未嘗見公筆下  
妾殺一人宜天之報公厚也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  
太傅謚文毅子良臣成化初進士翰林侍講  
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幼有異稟父老舉於鄉不樂  
仕日授定之書數千言不令作文一日偶見所為說

憲文大異之謂其婦曰此子才一第不足多也樂正  
統元年會試第一殿試及第授編修四年京城大水  
應詔陳十事言疏令宜出大公裁以至正俾久而無  
弊不可苟且數易公卿侍從當時召見賜清問察其  
才能心術而進退之降人散處京畿者宜漸移之南  
方郡縣之職以宋朝官補之使迭相出入內外無畸  
重鳴舉之法不當拘五品以上可做唐制朝臣遷秩  
舉一人自代吏部籍其名而簡用之武臣子孫教以  
翰墨守令收養為先必詳考核毋徒取幹辦群臣遺  
棄志未罷起復之令僧尼蠹國害民當嚴為遏絕富

民輸粟授官者本非好義有犯宜追奪既入留中第  
寅之與鄉人相訐辭連定之下獄得白杖滿進侍講  
景帝即位復上言十事曰臣惟自古中國喪氣若晉  
懷愍宋徽欽之蒙塵其時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  
救援不集馴致播遷未有若今日以天下之大數十  
萬之師奏上皇於漠北委以與寇者也至於晉宋既  
遭禍亂皆棄故土偏安一隅然尚能奮於既衰以禦  
方張之敵今也先東勝長驅直抵都城舉數十萬之  
衆宜可滅此朝食然既不能奮武以破賊又不能約  
和以迎駕聽其自來而自去尚謂國有人哉蓋國勢

之弱雖非旦夕所能強豈可不思所以自強之術哉  
愚故畧陳所見以俟採擇近日京軍之戰但知堅壁  
持重而不能出奇制勝至前敗而後不救左出而右  
不隨謂宜做宋吳玠吳玠三疊陣法設為犄角之勢  
使得互相應援出奇無窮至敵騎衝突必資刀斧以  
制之昔郭子儀破安祿山八萬騎用千人執長刀如  
堵而進韓世忠破兀朮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直  
搥人胸下砍馬足此其明驗也臣觀紫荆居庸二關  
名為閑塞實則坦途敵騎北來若風驅霧蓋兵士寡  
弱牽陣無敢踐隨踈漏非朝寇也今宜增兵士繕亭



障塞路隨陸則掘地為塹爲池網水則濬泉合深  
名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鄉勇以助  
官軍此古人之已事尚可舉行者也若夫奉使之臣  
往所充以驛人駟夫招募啓戎職此之故今宜擇兩  
蘊忠憫外工專對若陸賈富弼其人者使備正介之  
選庶不至失辭辱國臣於上皇之朝乞從漢北降人  
知謀短淺未蒙採納比來國有募奔歸故土寇掠畿  
甸者屢見告矣宜乘大兵聚集之時遣之南方使與  
中國兵民相錯雜以牽制而變化之不惟潛消大患  
又省餼給減漕輓甚便天下農出粟女出布以養兵

也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以衛國也向者兵士受粟  
布於公門納月錢於私室於是手不習擊刺之法足  
不習進退之宜茅轉貨為商執技為工而以工商所  
得補納月錢蓋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為金銀以  
惠奸宄矣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羊拒狼幾何其不敗  
也除直痛革其弊一新操練之政將帥踵舊習者誅  
之擢救則兵威振矣至於守令之廢民猶將帥之制  
兵也宜嚴糾考慎點陟有犯賊者舉主與其罰然後  
貪墨者寡為舉者慎貪寡舉慎則民安而邦本以固  
也去者取者狗之夫俱足馳威帝業苟非其人則

趙括以奢之予墮首於白起，廉頗以藟之孫臏頭於項羽，將軍必拘世類哉。今于謙揚善亦非出自將門，宜令廷臣各舉所知，不限門閥，庶搜羅既廣，樂侮有人。勲者漢剛，恢復所恃者諸葛亮，南宋之樂全所恃者張浚，彼皆忠義夙著，功業久立，及街亭一敗，亮辭亟相符，離未捷，浚解都督，何則？賞罰明則將士奮也。昨德勝門下之戰，未聞摧陷強寇，但逸為勝負互隸，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乃石亨則自伯進侯，于謙則自二品遷一品，天下未聞其功，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可令仍循舊秩，勿躐新階，他

日勛名著而爵賞加焉未為晚也夫既與而不思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止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也向者御史建白欲令大臣入內議政疏寢不行夫入王常總攬威權親決機務凡政事早朝未決者日御便殿使大臣敷奏言官察其邪正而糾劾之史官又或書於簡以示懲勸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願陛下遵而行之若僅封章奏入中旨傳出恐偏聽獨任致生奸亂欲治化之成難矣然行是數者又有其垂在陛下勤學而忘人主之尊納欲其明如日月以察

直枉仁如天地以覆群生雷震霆以收威柄故司  
馬光之告君以仁明武為言即中庸所謂智仁勇也  
智仁勇非學而能之哉夫經莫要於尚書春秋史漢  
正於通鑑綱目陛下留心垂覽其於君也既知焉湯  
文齊趙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  
矣於馭內臣也既知有呂強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  
士良陳弘志之惡於馭外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  
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如是則  
於知仁勇之德豈不大有助哉苟徒如駕者儒臣進  
講誦述其善諱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穢穢則

而過之其不至於真行顛仆者幾何今天下雖遭大  
創尚如金甌之未缺陛下誠能本之聖學以見之政  
治臣見國勢可強讐恥可雪兄弟之恩可全祖宗之  
治可復亦何憚而不為此者奏帝優詔褒答三年遷  
洗馬也先使者之乞遣報使也帝堅不許定之疏引  
故帝人請帝下之廷議竟不果遂久之遷右庶子天  
順元年調通政司左叅議仍兼侍講尋進翰林學士  
憲宗立進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直經筵成化二年  
以本官入直文淵閣明年進工部右侍郎兼翰林學  
士五年湖廣災有司方徵民賦定之書今國儲克積

倉庾至不能容而此張口侍讀之議乃責其租課恐  
非聖主恤下之意帝感其言即命停徵四年進吏部  
左侍郎時萬貴妃專寵皇后希得見儲嗣未兆邸王  
女弟已及笄猶未下嫁其年五月定之因久旱並禱  
及郊詣請經筵兼講太祖御製諸書駮斥異端邪說  
勿令害政耗財帝留其疏不下五年卒官贈禮部尚  
書謚文安定之謙恭質直以文學名一時嘗有中書  
命製元宵詩內使却立以俟定之據案伸紙立成七  
言絕句百首又嘗一日草九制筆不停書有賀宋及  
名字者定之就到其世次若譜系然人服其敏博故

事經筵講畢辭退帝曰宣曰先生革吃酒飯去則臣  
請官並承旨叩頭出定之請以例賜毋煩玉音自是  
君臣之間無一辭相接翰林相傳以定之異順為過  
云寅之湖廣恭議

論曰自三楊淪謝閣振用事朝常濁亂已極天順改  
元伏後李賢得政紀綱粗立者舊成列可謂救時良  
相賢賢當羣小交紅能委蛇以濟大事而岳正果於  
用壯遂至顛隕豈非識有疎密因之成敗亦殊與薛  
瑄立朝未久見幾早去真修實踐誠一代醇儒也呂  
原雅雅應勸恭賦贊殊有足憂時時蔽蔽商路蹇蹇割



定起風樂見於章疏三臣柄國皆在成化間而憲宗  
玩愒宮中狎昵嬖倖大臣經年罕得進見嗣是相沿  
堂簾之勢寢隔矣諸臣雖欲協心輔政如仁宣之朝  
又安可得哉